



文公易說

卷十三之卷十五

D仁12
975
7



975
7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三

繫辭下傳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
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
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問曰成列自是一竒一
耦畫到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
離震之象否曰是

林學蒙錄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
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
乾南坎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

明治
月
年
日
購
未

矣變字是揔卦爻之有往來相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底便見動處也同上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吳必大錄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

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

林學蒙錄

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說孰是曰伊川解貞作常者為是吉凶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云正固固乃常也為正字盡貞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如雖是正又必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四德貞字屬五常智字孟子云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徒知弗能守之亦不可便是正固之義大抵屬北方者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玄武便二物

此殊好笑

吳必大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
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其義如何曰貞
只是常吉凶者貞勝者也吉凶常相勝者也吉凶
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
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
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
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
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
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

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

陳文蔚錄

因論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
看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有與經
意稍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不特後
人雖有時已如此文王重卦乾元亨利貞只是云
大亨利貞守正而已夫子却自分作四德今看文
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夫王文言當看夫子意思
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

吳必大錄

先生說吉凶之道貞勝者也言吉凶常相勝如陰勝
陽陽勝陰之類更相為勝

蔡念成迷
李燔所聞

吉凶者貞勝者也貞猶常也吉則勝凶凶則勝吉理

自如此因說貞字兼正固二義惟程子發明之因云凡屬北者皆兼二義如冬至前一半屬今年後一半屬明年又如夜半子時前一半屬今日後一半屬明日甚有笑北方玄武龜蛇之象

萬人傑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恁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語極道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了又漸漸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兩箇物事常相勝一箇吉便有

一箇凶在後面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道理

黃顯子錄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爲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能勝他如則字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

勝又說那五箇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
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
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
詩亦略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
他以本相為常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熹竊謂此語恐未有
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
上地隕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
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
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
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

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則辨詰
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答張欽夫

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如何分
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
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
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

林學蒙錄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
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
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
事事做得

晏淵錄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
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
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同上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
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無財何以養
之有財不能理又也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
又曰教化便却在正辭裏面了 林學蒙錄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 李閔祖錄
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豈必其是非邪
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
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

其間無惠帝邪

與李壁書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
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
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
乃獨違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
此尚為知所考信者邪 荅呂祖儉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
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
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
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
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

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

鱗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

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

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

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

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

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

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

女陽氣在腹楊子雲大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沈備錄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

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

這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說時

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

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

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它晏淵錄

道夫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此言人之一身與天地

相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面言屈伸往來之義

只於鼻息間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

問屈伸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闔一闔闔為

闔之基闔為闔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

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

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楊道夫錄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摠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性盡 吳必大錄

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本義云上入下動於爻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鐮耒乃鐮柄雖是下入必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得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 晏淵錄

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

變如何得 葉賀孫錄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已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

詞訢簿曆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富買在元祐幾年乙富買在其先甲富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富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沈備錄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

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

同上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柔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

象字

林學履錄

林學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

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解象字材又是解爻

字末句意亦然

黃義剛錄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

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將來寄搭放上

面

蕭佐錄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

問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象

此效此便是乾坤又曰象便只是象其奇耦

林學蒙錄

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曰

陽卦三畫所以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

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
問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
多陰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
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之所能參也先生曰是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晏淵錄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
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
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同上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
應而應復為感而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
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

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
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
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
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
一般陳文蔚錄

憧憧往來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
常理只着箇憧憧字便開了廖德明錄
問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
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
自合如此又問曰此章意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
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

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

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李閔祖錄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甘節錄

天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那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

之有

周謨錄

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惟是德之盛也方能

黃義剛錄

寓問前夜先生所荅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

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若只管噓氣須絕了又須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幾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

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則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

徐寓錄

居父問動靜交相養之理靜可能養動動如何能養靜曰人亦須先能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這說亦好且如艮其止止其所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也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无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

如人之嘘吸若嘘而不吸則氣須絕吸而不嘘亦必應滯噓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伸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是此一箇道理

劉砥錄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厘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己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

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晏淵錄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

底是事功是效驗 同上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一事一理 上○同上

敬子問橫渠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

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

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 李又曰繫辭此已上

四節都是說成卦蓋只是自家感之它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應也如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

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 沈僩錄

問橫渠說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

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

用於外也故其常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

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

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橫渠云氣

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伊川先生

說神化等却不似橫渠較說得分明 葉賀孫錄

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

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

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劍相似迎刃而解

是件件判作兩邊去 同上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

輔廣錄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洵

銖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問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先生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它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籠侗如何到行處分明

董銖錄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

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
 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答江元道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先生
 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
 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
 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
 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精之用
 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
 即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
 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
 矣同上

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
 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答曰孔子
 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
 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
 身不安德則須進答曰然劉仲升云橫渠說精義
 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
 致養吾內也答曰他說自分明答曰然意似未盡○余大雅錄
 如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
 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德之盛也萬人傑錄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

天安利黃升卿錄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萬人傑錄

問欲罷不能程子云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曰
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如這耳順處如何用力這裏熟
了只自然恁地去在熟之而已因舉橫渠大可為
也化不可為也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徐寓錄

或問張子說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因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末後一句如何看曰既有循循勉勉
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
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
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
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
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輔廣錄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
道先生嘗說曾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
節疏明日問之便也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
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它自意無
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廖德明錄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晏淵錄

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

這說得甚分曉

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

衆而明相似

同上

此出

同上

林問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先生荅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

徐高錄

神化二字前人都說不到惟是橫渠分說得出來分

林曉雖伊川已說得鶻突同上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它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林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它人却道是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又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

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

葉賀孫錄

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

林學蒙錄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

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沈僎錄

道夫言誠無為幾善惡蓋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為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為五常之德聖人不暇脩為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屬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用不可窮之謂神曰故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

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賢聖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祇是說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楊道夫錄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它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小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

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
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
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
才覺得近諂近瀆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
有凶字

沈儗錄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人情上交必諂下交
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察之非知幾者不能
也

上交着些取奉之
心下交便有傲慢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
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

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葉賀孫錄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
上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
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得方舍惡從善不
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
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
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

李閔祖錄

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
則知剛矣其說如何先生云也好看來人作四件

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取不知所以為民之望也

林學蒙錄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同上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危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襲蓋卿錄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網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沈儻錄

橫渠云艮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有天地網緼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

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林學蒙錄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

答劉坪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三

夫云云不學無術以言後學以成德平校訂限指言

其辭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四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夫云云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楊道夫錄

以體天地之撰撰是所為 吳必大錄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它做處晏淵錄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

言曰他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

是為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林學蒙錄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

如何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晏淵錄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

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

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

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

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同上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同上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

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

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

就上面尋出這不可底教人知又曰闡幽便自微

顯又曰這如顯道神德行相似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

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

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

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也只是就兩頭說

微顯所

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沈僴錄

文振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等數段先生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他箇心一向倒在卜筮上面了如何得謂之知古說多道他是僭某以為若是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它

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潘時舉錄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

通矣

襲蓋卿錄

問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只是困而能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它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林學蒙錄

三陳九卦初無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裏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

晁淵錄

三陳九卦是聖人因上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渾泥如困德之辨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略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揚子雲太元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

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又吉夜又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為不吉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

黃顯子錄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者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吳必大錄

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

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地是那不動之地頭復雖一陽生然而與眾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眾惡却過他不得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可地說得不濟事

黃顯子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損先難而後易凡百皆然

揚道夫錄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後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

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爲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之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名之爲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

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隱

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
行權都是此意

沈僴錄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
為稱物之義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義精仁
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細底意
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
前時以稱為揚之說錯了

林學蒙錄

問巽稱而隱稱稱揚也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
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
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
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

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字思之誠是
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
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合着用經字

沈僴錄

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蓋
凡事先稱量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到事在面
前自家便有道理處置它不待它發露出來巽二
陽在上一陰在下便有隱伏之意又云稱而隱是
巽順得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
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
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事來有一箇處置道理在
心中了不待顯露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辨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
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
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
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
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
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若疑有然然而却至謙尊
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
而又光

井以辨義謂安而能慮蓋自家心先定則可以辦事
之是非若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邪
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

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
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
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葉賀孫錄

問井以辨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
而遷是否曰然吳必大錄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
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
恭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
是那不動底地頭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
波逐流向有截斷衆流向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
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

也如井以辨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眾流句也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先生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

葉賀孫錄

問巽以行權是透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稱如風之鼓舞有稱揚之義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陳文蔚錄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

道襲蓋御錄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

地做却不成行權

晏淵錄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更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林學蒙錄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

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
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
為典要之書他這箇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晏淵錄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
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
似常恁地戒懼同上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
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也解去但曉其
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
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典常
猶言常理其初難知至中文不備若解也硬解了

但都曉它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
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
功却說得好但利不利遠者也曉不得林學蒙錄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它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
是有典常晏淵錄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先生云這
樣處曉不得了嘗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
體如此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
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
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
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林學蒙錄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說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使之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見要恁地要平聲是這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先生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

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與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別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成文矣卦中有陰爻有陽爻相雜則為文若有陽無陰有陰無陽如何得有文

林學蒙錄

大率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太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了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亶亶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它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亶亶是做將去 爻淵錄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

月生底人便都道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 同上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荅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葉賀孫錄

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 至 知阻某前目之說差了他雖至

大健知得險了却不去坤是知得阻了更不上去
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呂輝錄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
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先生云乾剛則看甚

麼物都刺音辣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
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
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

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它之病
足以進之而無難底意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

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

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

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
興也其於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嘗

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
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

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是什麼恐懼危險不敢輕
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

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
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

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
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

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而臨下見下之險故不敢進阻是自下而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邪

沈間錄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止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它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了

要跳下來必跌殺却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說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它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

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
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
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
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它當憂患之
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它
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
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

問健順之義如何曰只就健順看如健底人遇事便
做將去做得自易順底人自省事易只是不難簡
只是不煩乾道資始只管上一截事故易坤只便
承乾做下面一截事不着做上一截所以簡也易

知是做起頭簡能是做了其後說確然隕然便可
見健順之意吳必大錄

先生因及險阻之義曰頃因登山在山下得其說自
上而下所見為險自下而上所向為阻健故遇險
亦易順故遇阻亦自簡易則可以濟險簡亦自有
能涉阻之理同上

吳必大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
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繫只看下繫確然隕然
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
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
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萬人傑錄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是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過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父之意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堅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它備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

無非阻矣曰不然乾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爾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下去安足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認從上面播將下此又非所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

所說險阻與本義異○沈備錄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

游傲錄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

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其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元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沈簡錄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晏淵錄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疊疊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疊疊者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

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周謨錄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又曰研是更去研磨它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

林學蒙錄

慮是研幾

李閔祖錄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先生云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

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則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方有箇禎祥見乎著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

晏淵錄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

曰是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
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
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
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謀及
乃心庶人卜筮相似曼淵錄

百姓與能與字聲上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相似又曰百姓無知因卜筮便
會做得事便是與能林學蒙錄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同上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切疑自吉凶可
見矣而上只是揔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

害言而下則就人占時上說不知如何先生云然
又問曰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如何先生云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
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
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
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
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
不相干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先
生云恐是這一樣意思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知微決本末文公易說卷第十四
此言決本末之意思小大之義也
不詳于不詳者言即長夜也
問云此說今人古入相和氣
此之木也謂言自來者與
不詳者謂凶害也謂昧又凶
是今不長野蓋蓋而不詳辨
故何決本末此說長辨古去
又問曰易之卦也而不詳辨
善言而不詳辨人言和道不
詳辨故何決本末此說長辨古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五

貞義文言傳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
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
元亨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
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廖德明錄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
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它要說處便說不
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
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

乾之德也曰它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
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
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
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黃義剛錄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
正而柔辭文言皆以為四德熹嘗疑如此等類皆
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
發得甚相似矣楊道夫錄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
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
亨是陰中之陽晏淵錄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

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

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林恪錄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

蘗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

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甘節錄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襲蓋
卿錄

先生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
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
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

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不貞則無以
為元也董銖錄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

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

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甘節錄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嘉會是禮收

是深藏不測是智同上

又曰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同上

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

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

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

只是一箇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

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言仁多以慈祥豈

弟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

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虛如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節問仁如何包四

者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

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

更討義禮知來同上

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

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

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眾

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
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
會眾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
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
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千事事物物
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
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周子遂
喚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
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
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榦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
理至此無不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
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榦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
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為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
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
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
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
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
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物各得其
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
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
和不可徒義須着些利則和此則義是一物利又

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着些利令甜此不知
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
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榦事者
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
之榦榦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
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
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榦如板築之有
榦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爲骨俗謂之夜义
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榦無是非之心非
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
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

董銖錄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先生曰禮智說得
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
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
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
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同上

先生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
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
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
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同上

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

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
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
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錄金去偽
道夫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曰須是先識得元與仁是甚物事
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
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
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荅云只爲是一箇
問黃榦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
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
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

且如這箇卓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
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
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
曰如此體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卓子安頓
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
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
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
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意思便
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
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
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時不能

貞靜便是正底地頭着賊了以一身觀之元是頭
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胃腹貞便是元氣所歸宿處
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
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
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
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太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
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
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
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
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
初底意思便是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
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
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久之復曰正
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
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

楊道夫錄

先生問榦以仁包四者之義榦曰康節先生詩云天
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程先生亦云靜
後見萬物皆有春意且如一卓一椅安頓得是便
是仁蓋無乖戾便是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
其无往非仁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先生曰一卓
一椅安頓得是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要理會

得仁當就初生處看便見得仁字分明以人身觀之元是頭亨是胃腹利貞是元氣歸宿處所以人頭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如春夏秋冬春爲一歲之首由是而爲夏由是而爲秋爲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以元亨利貞言之只是一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四箇元字便是包四德下一箇元便是主一事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亨之元者夏四月初是也利之元者秋七月初是也貞之元者冬十月初是也程先生亦謂雞雛可以見仁者亦是看

其初生意思也問物理固如此就人心思慮上觀之如何先生曰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時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爲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揔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邪

荅林德久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

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
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
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
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
甚處剥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
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
是受用處在此因問近思錄首
數條。葉賀孫錄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一事專言包四
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
成利者物之遂方是成得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
分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

也葉賀孫錄

道夫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
謂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
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
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
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
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
楊道
夫錄
或問論語言仁處先生云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
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
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

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
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鄭南升錄
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
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胚撲裏便有這底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
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便是
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字不得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
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所以易傳只說元者萬
物之始云云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
在其中至云天地間無無理之氣所以有此氣者

以其有此理也楊至錄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
中兩箇不曾相離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
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晏淵錄
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為四者之
長是善端初發見也
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
發時無次第生時却有次第蕭佐錄
氣無始無終是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

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然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問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爲遂字成字說有未盡熹略添字說盡舒高錄易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

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君子幽探萬化

原齋居感興詩

先生問道夫曰公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日復將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楊道夫錄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仁仁

只是箇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不是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它說得糊塗如何喚做

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晏淵錄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

林夔孫錄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所以有此物便有是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是理都在這裏伊川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通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四句

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

教盡八兄云自易說元亨利貞了直至濂溪康節

始發出來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

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

不及今學者且便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

身已出來

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

曾祖道問元亨利貞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先生云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

資之以始至哉坤元萬物資之以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是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禮智信

黃先之錄

先生曰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之意思利則配之胃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

便是貞

楊道夫錄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與張栻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

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荅方士繇

時舉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

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先生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先生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也

黃榦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

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

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又記物事二字是氣字流

行到這裏來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

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既生

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

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又記是養字他及

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記養字是恁地字又問自一念之萌以

至于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

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

又記曰氣行這裏住着便立這裏既立在這裏則

又從這裏做起甘節錄

又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

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先生曰此仁義禮智猶

言春夏秋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以誠敬二字說

乾坤如何先生曰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就其

說中此條為善蓋渠以乾卦云閑邪存其誠坤卦

云敬以直內故說及誠敬耳董銖錄

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句配金木水火土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又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

廖德明錄

今案皆謂發用處及之處之事等語皆未曉更考○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先

生云周子太極圖中乃是如此說又云熹前日答

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答董銖問說卦書

問通書明通公溥庶矣乎舊見履之所記先生語以

明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

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

配將去明配木

仁通配火禮公配金義溥配水智

想是他記錯了

問五行之體質屬土否曰橫渠正蒙有一說好只說

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

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

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沈僩錄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
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廖德明錄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稔
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同上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
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仁統五常之意大雅
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
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荅曰固然只如四
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
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
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

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
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
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
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
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
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余大雅錄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理便在
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
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
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
就氣上說理便在其中伊川這段說話不得謂是

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若不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以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晏淵錄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是陽底一截禮智是陰底一截同上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

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同上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它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晏淵錄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楊道夫錄

問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疴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

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
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
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
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
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
幹徹頭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頽惰不立
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
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
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
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荅云嘉之會衆美之會也
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

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義
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
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
其所非自利之私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
謂之楨榦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荅云此語最穩當
戊己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爲陽生於子至午而
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說話熹思量得不是
恁地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略略似箇乾字宮是
在可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它春音角
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

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

二月 林夔孫錄

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間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陳埴錄

意必固我四字正與元亨利貞四德相類元者善之長貞便是善成就處私意之萌以至於我亦是無狀成就 吳必大錄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

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

有有我之患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

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 萬人傑錄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

且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沈儻錄

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左傳作元者體之長也似到

說得好 其象界則而血和血貫不必限於子字

趙師夏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

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潘時舉錄

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子良看來良

字却是人之初心子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 徐寓錄

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
 樂仁是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廖德明錄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
 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
 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
 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答呂祖儉
 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不
 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同上
 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
 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
 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

無二也

此段疑有誤字○答何錫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
 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是得
 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
 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輔廣錄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得
 其美故曰嘉之會也吳必大錄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
 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
 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為便處處皆要好不特
 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

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 呂輝錄

問亨者嘉之會也與嘉會足以合禮嘗讀程傳其義未通如何曰嘉是美會是聚無有不美便是亨蓋自春至夏無一物不豐盈便是亨遂若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則不可以為會須是眾美合聚方可謂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君子體仁而言謂嘉其所會此嘉字却說得輕如文之以禮樂文字亦是輕 如言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也謂如在人一言之美一行之美皆未盡善須是嘉其會使無一言之美一行之美都無私意了便能合於禮也黃芻問利物足以和義都有箇分別當其分時

覺得似不和及各得其所物皆利是乃和義也且如君君臣臣父子子分別如此則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所以和也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萬人傑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之文似不同曰前日已說了屬北方者便着用兩字方能盡之 吳必大錄

問亨者嘉之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春天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齊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

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理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
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孔子於文言只說利者義之和是掉了那利只是義之和為利蓋是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

利 呂輝錄

先生云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

和者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 金去偽錄

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利者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 楊道夫錄

利者義之和也曰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問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
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字則易所謂利者
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
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
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

沈憫錄

易言利者義之和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物
事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然實則和若臣而
犯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便不和
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君者也也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

爾得爾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

征利 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

利矣東坡 義者義之和論却便把利做別一箇

物事來和這義都不是了東坡於理上無所見只

是胡亂恁地說

易裏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裁割
斷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爲利往前人說
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爲義之和他把
這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
卦 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它全不識義如
它處說不 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

曰有所不行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唯聖人乎 葉賀孫錄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
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
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
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
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
者義之和句義似初不和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
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
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徐寓錄

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
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
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
生正色曰熹在當時必與它辨却笑曰必被它無
禮 郭友仁錄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
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
人未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營營貪得
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
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

而行義

葉賀孫錄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尷尬塵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

問只說到這裏住

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沈間錄

施學諭問利者義之和先生指在坐云如何說可學云義乃利之和處曰義之分有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

鄭可學錄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是義便兼得和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箇良賢正固便是事之幹傳曰亨貞之體名稱其事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答方士繇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

身文公易說卷十五
三五
晁淵問君子貞而不諒先生曰貞者正而固也

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

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

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潘時舉錄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

體仁本義云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

都是仁又云本義說以仁為體似不甚分明然也

只得恁地說呂輝錄

問體仁長人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先生說只得如

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

人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

義而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否先生

云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前輩

之說不必辨它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會者萬事皆發見在裏處得事是謂之嘉會一

事不是不喚做嘉會會是禮發見之後意思却在

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

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有箇和○黃顯子錄

嘉會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

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

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它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葆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那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

晏淵錄

時舉問利物足以和義曰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潘時舉錄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各自不同似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真正貞吉是教人真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

李閔祖錄

趙師却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趙師夏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榦事猶言為事之榦體物猶言為物之體

葉賀孫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五

後學為成德歸校訂

歸歸而不吝一歸否曰然曰未也長翰樂歸事

歸歸歸各皆天野事歸者皆曰曰然歸歸夏間與

歸歸歸問天歸歸而不吝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